

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梨魂 第二十二章 琴心

珠簾半卷，微風動鉤。筠倩午睡未起，梨娘翩然忽入，見筠倩正枕臂眠湘妃榻上。手書一卷，夢倦未拋，書葉已為風翻遍，片片作掌上舞。窺其睡容，秋波不動，笑口微開，情思昏昏，若不勝其困懶者。一種媚媚之睡態，令人可愛，又令人可憐。即西子風前，楊妃醉後，未必過是。世縱有丹青妙手，恐亦難描寫入神也。若使霞郎見之，更不知魂消幾許矣。梨娘恐其中寒，乃微撼之醒，曰：「阿姑倦乎？胡不掩窗而睡？寒風無情，砭入肌膚，足為病魔紹介，姑欲試藥爐滋味耶？」語次，筠倩醒矣，睡意惺忪，支枕而起，謂梨娘曰：「晴窗無事，溫習舊課，偶爾困倦，不覺入夢，未知嫂來，慢客甚矣。」梨娘戲之曰：「阿姑情思，正復不淺，夢中有何喜事而微笑啟腮窩耶？」筠倩面微■，徐曰：「嫂勿相戲，妹正欲詢嫂來意也。」梨娘笑曰：「姑慧人也，試一猜之。」筠倩凝思者再，問曰：「論文耶？」梨娘曰：「非也。」「談詩耶？讀畫耶？」梨娘曰：「皆非也。」「然則將與妹戰一局楸枰矣。」梨娘莞爾曰：「無與彈棋，有心報喜。姑聰明一世，亦有懵懂時耶？請明以告子，阿翁已為姑覓得有情郎，來與姑賀喜耳。」筠倩聞言，潮紅暈頰，晴翠翻眉，似羞似慍而言曰：「嫂胡作此惡劇，令人不耐。妹愚甚，實不解於嫂所云也。」紅窗雙影，綺語如絲。筠倩以梨娘無端以不入耳之言相戲，心滋不懌。梨娘笑謝曰：「餘不善辭，惱吾妹矣。雖然，事有佐證，非架詞以戲姑也。阿翁適詔餘，謂筠兒今已有婿，溫郎不日將下玉鏡台矣。冰人來，直允之，不由兒不願意也。餘聞言甚駭，乃婉語翁曰：『此事翁勿孟浪，一時選擇不慎，畢生之哀樂係之。容兒商諸姑，然後再定去取。』餘竊為姑不平，而姑尚欲怒餘耶？」筠倩見事似非虛，遽易羞態為愁容，問曰：「真耶？抑仍戲餘也？」梨娘亦憤曰：「誰戲汝者！不信可問若翁，當知餘言之不謬也。」筠倩作恨聲曰：「阿父盲耶，彼非不知兒之性情者，曩以此與之衝突者非一次。父固有言，此後聽兒自主，不再加以干涉。父固愛兒而不忍拂兒意者，今胡又憤憤若是，必欲奪兒之自由權，置兒於黑暗中乎？嫂乎，妹非染新學界習氣，失卻女兒本分，喜談自由，故違父命。實以此事關係甚大，家庭專制之黑獄中，不知埋歿幾多巾幗。妹自入學以來，即發宏願，欲提倡婚姻自由，革除家庭專制，以救此黑獄中無數可憐之女同胞，原非僅僅為一身計也。方欲以身作則，為改良社會之先導，而身反陷之，可痛之事，孰有甚於此者！妹固無以自解，更何詞以塞同學之口乎？」語時，秋波閃閃，熱淚一眶，幾欲由腮而下。

梨娘為夢霞作說客，聞筠倩一席話，頓觸起身世之感。念曩者若得結婚自由，今日或未必有此惡果。十年舊恨，驀上心來，顏色忽然慘變。兩人相對默然。良久，梨娘歎曰：「聞妹言，餘心滋感。餘與妹相處久，相知亦深，今日之事，幸妹曲從餘言。翁所愛者惟姑，世烏有僅一掌珠而肯草草結姻，遺其女以遇人不淑之歎者？妹知翁所屬意者非他人，夢霞也。此人文章道德，卓絕人羣。彩鳳文鸞，天然佳偶。擇婿如斯，不辱沒阿姑身分矣。姑仍膠執，翁心必傷。翁老矣，歷年顛沛，妻喪子亡，極人世不堪之境。今玉女已得金夫，此心差堪少慰。況鵬兒鬢鬣，提挈無人，事成之後，孤兒寡婦，倚賴於汝夫婦者正多。姑念垂老之父，更一念已死之兄，當不惜犧牲一己之自由而顧全此將危之大局矣。」梨娘語至此，不覺一陣傷心，淚隨聲下。筠倩心大慟，亦掩面而泣。

筠倩與夢霞，固曾有半面之識者。夢霞之詩若文，固又嘗為梨娘所稱道者。雖非宋玉、潘安，要亦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。筠倩二八年華，方如迎風稚柳，才解風情，一點芳心，尚無著處。雖與夢霞了無關係，然其腦海中固早有「夢霞」二字之影象，深伏於其際。此時聞梨娘言，心乃怦然。念事已至此，正如被誣入獄，周納已深，勢難解脫。但未知此事為夢霞之主動歟，老父之主動歟？抑更有他人暗中為之作合歟？彼執柯者又屬何人歟？此中疑竇頗多，要惟梨娘能知其詳。然此何事而喋喋向人，不亦可羞之甚耶？此悶葫蘆，一時勢難打破，今所急須籌畫者，對付梨娘之數語耳。梨娘視筠倩支頤無語，心中若有所付度者，乃亦止泣而靜待其答辭。筠倩意殊落落，長歎謂梨娘曰：「嫂乎，妹零丁一身，愛我者惟父與嫂耳。妹不忍不從嫂言，復何忍故逆父意。今日此身已似沾泥之絮，不復有自主之能力。此後妹之幸福，或不因之而減缺，而妹之心願，則已盡付東流，求學之心，亦從此死矣。」

梨娘出，語其翁曰：「適與姑言，彼已首肯，事諧矣。」崔父亦喜曰：「筠兒有主，餘事畢矣，餘深喜彼之不餘忤也。今亦不必先告石癡。夢霞固非外人，俟其歸，與之訂定婚約，然後轉語石癡，俾執吳剛之斧。如此辦法，豈不直捷，可以省卻一番手續也。」崔父平日深愛夢霞，但昔為其疏遠之姪，今為其親密之婿，其愛之也，自必增加數倍。時已薄暮，意夢霞將歸，■望之心甚切，乃老眼欲穿而足音不至。待到黃昏，門外仍無剝啄之聲。可笑哉，夢霞殆學作新婿羞見丈人耶？不然何事羈留，而勞家人之久盼也？

是夜夢霞竟未歸寓，蓋為石癡邀往其家，開樽話舊，飲興雙酣。比酒闌燈■，更漏已深。夢霞連醉十餘巨觥，酒入歡腸，興珠不淺。玉山已頹，金樽尚滿，醉眼模糊，步履欹仄。夜深途黑，更烏能扶得醉人歸耶？石癡乃遣人往告崔家人，言夢霞醉，不能歸，請閉關高臥，不必挑燈癡待矣。兩人均醅然，狂態畢露，笑語雜作。酒兵已罷，繼以茗戰，旋掃榻而抵足焉。

次晨皆起。石癡即欲挾夢霞同謁崔父詢昨日事。夢霞以事或不諧，同去反致奚落，且世安有雙方議親，而新郎隨其媒妁，求婚於丈人之前者？縱不怕羞，亦太忘形矣，乃托詞以謝石癡曰：「我尚須赴校上課，不能奉陪。一夔足矣，安用我為？」夢霞此言，蓋以石癡微有足疾，故戲之也。石癡不允，隨夢霞到校，俟其課畢，卒挾之同行。

既至，先入夢霞書舍，坐談有頃，而崔父忽扶杖至，蓋兩人歸來時，僅即入內報告也。夢霞迎崔父入，笑謝曰：「昨為秦兄勸飲，不覺過量，醉不能歸，勞吾丈盼望矣。」石癡即攬言曰：「老伯勿信渠誑言。姪昨夜何嘗設宴相邀，渠自無顏歸見丈人，強就姪索飲，推醉不肯行。姪督促再四，渠終哀求留宿，姪見其可憐，乃留之下榻東軒。今晚課罷，渠又思規避，姪乃強之俱來，一路尚費盡挽扶之力也。」夢霞怒且笑曰：「一派胡言。汝卻從何處想來，亦太惡作劇矣。」石癡面有得色，曰：「聊以報今晨之卻我耳。」崔父亦大笑曰：「我姪可謂善戲謔矣。聯姻一節，老夫固甚願意，商諸小女，亦無異言，謹如尊命。」語時目視夢霞。夢霞俯首無語。石癡起而笑曰：「既承金諾，小姪亦不枉一行。崔家女配何家郎，洵屬天然佳話，美滿姻緣，如此者寧復有幾？所惜者，小姪不才，殊有忝冰人之職耳。」因顧語夢霞曰：「丈人允許矣，還不拜謝？」夢霞怒之以目，若甚羞惱者。

崔父復曰：「吾姪勿怪，不揣冒昧，老夫尚有一言。鰥獨半生，僅一弱息，膝下依依，聊晚晚景，不願其遠適他鄉也。況鵬孫年稚，餘老邁鐘，行將就木，恐不及見其成人。家室飄搖，門庭寥落，來日大難，何堪設想？今吾姪既不嫌范叔之寒，願結朱陳之好，大足為蓬門生色。擇婿得人，豈第筠兒之幸，抑亦崔氏之幸也。鵬孫得沾化雨，將來可望有成，幸吾姪終督教之。老夫之章，欲屈吾姪作淳於髡，事乃兩全。未知吾姪能俯從否？」石癡目視夢霞而笑曰：「如何？」夢霞躊躇有頃，答曰：「有母兄在，此事小姪未敢擅專，容函告家中。如得同意，小姪固無不願也。」崔父曰：「此是正當辦法，老夫亦烏敢相強？請吾姪即時作書，就母夫人取決，如有好音，即以示我。」夢霞唯唯。崔父旋辭出。石癡復與夢霞嘲謔良久。時已黃昏，夢霞欲留之同榻，石癡不可，別去。

夢霞即就燈下作兩書，一以告老母，一以復劍青。書中所言，即日間崔父所言。蓋夢霞深為其母所鍾愛，曩者，方命拒婚，母知其意在自擇佳偶，曾許以結婚之完全自由權。故此姻事，夢霞竟得自主，所須商酌者，入贅之說，或非老母所願，不能不俟命而行也。然以意測之，其母既許其自由，不加干預，入贅與否，亦無甚關係，十八九當在贊成之列。若劍青則又深知其中秘密，而希望好事之成就者。今得佳音，欣忭之不暇，安有加以破壞之理？自表面觀之，此事尚有一重阻力，自實際言之，一時雖無成議，夢霞固不啻已為崔氏之贅婿矣。

海濱歸客，湖上寓公。浮雲一相別，明月幾回圓？石癡自東渡後，蓉湖風月，不知閒卻幾許，歸去來兮，復作林泉之主。水雲猿鶴，一例歡迎，江山未改，鬆菊猶存；韻事重提，故人無恙，乃未敘離情，先成好事，既成好事，再敘離情。茫茫海宇，能尋幾

個知音？落落生平，那得許多快事？夢霞之愁懷已釋，石癡之豪興方酣，一觴一詠，暢敘幽情；亦步亦趨，共探佳境。放浪形骸之外，流連水石之間。時或雞黍留賓，為長夜飲，夢霞竟作不歸之客。如是者十餘日，石癡倦游，而夢霞病酒矣。

夢霞與石癡共晨夕，幾不復問崔家事，而梨娘消息亦復沉沉。夢霞雖時時念及，亦不致深求。此數日中直無事可記矣。屈指石癡歸來，已歷三來復，每值星期休課，非夢霞往就，則石癡過訪，互與銜觴賦詩，盡竟日之樂。至第三星期日，夢霞困於宿醒，過午方起，而心情甚懶，無意出門，乃焚香掃地，獨坐空齋以待石癡之至。久之足音亦復杳然，坐困書城，頗覺昏悶，起而散步於庭階之畔。日影在地，雲思滿天，院落深深，人聲寂寂，而忘機之小鳥，巢葉隱棲，見人亦不驚起。有時風掃落葉，簌簌作細響，此外竟不復有一絲聲息。

徙倚良久，興味索然，方欲回步入室，忽聞有聲出於廊內，隨風悠揚，泠泠入聽。夢霞訝曰：「噫，異哉！此風琴之聲也，胡為乎來哉？」尋聲而往，斯時廊下悄無一人。夢霞忘避嫌疑，信步行去。廊盡即為後院，院東為梨娘香閣，而琴聲則出自院西一小室中，不知為何人所居。夢霞駐足窗外，側耳細聆，但聞其聲，不見其人，亦不辨其為何譜。須臾又聞窗內曼聲低唱曰：

阿儂生小不知愁，秋月春風等閒度。

怕繡鴛鴦愛讀書，看花時向花陰坐。

嗚呼一歌兮歌聲和，自由之樂樂則那。

嘸嘸歌喉、輕圓無比，與琴聲相和，恍如鸞鳳之和鳴。再聽之，又歌曰：

有父有父發皤皤，晨昏孰個勸加餐。

空堂寂寂形影單，六十老翁獨長歎。

嗚呼再歌兮歌難吐，話到白頭淚如雨。

續歌曰：

有母有母土一■，母骨已寒兒心摧。

悠悠死別七年才，魂魄何曾入夢來。

嗚呼三歌兮歌無序，風蕭蕭兮白楊語。

又歌曰：

有兄有兄胡不俟，二十年華奄然死。

我欲從之何處是，泉下不通青鳥使。

嗚呼四歌兮歌未殘，中天孤雁聲聲寒。

指上調從心上轉，斷雲零雨不成聲。而再、而三、而四，琴調漸高，歌聲漸苦。怨征清商，寒泉迸瀉，非復如第一曲之瀟灑入耳矣。夢霞聞此哀音，不覺淒然欲絕，不忍卒聽，又不忍不聽。此時人意與琴聲俱化，渾身癱軟，不能自持，適身畔有石，即據坐其上，而窗內之聲又作矣。

有嫂有嫂春窈窕，嫁與東風離別早。

鸚鵡淒涼說不了，明鏡輶光心自皎。

嗚呼五歌兮歌思哀，棠梨花好為誰開。

五歌既闕，突轉一急調，繁聲促節，入耳洋洋，如飄風驟雨之並至。顧琴調雖急，而歌聲甚緩，蓋歌僅一字，譜則有數十聲也。高下抑揚，纏綿宛轉，其聲之尖咽，雖風禽啼於深竹，霜猿嘯於空山，不是過也。其歌曰：

儂欲憐人還自憐，為誰擺佈入情天。

好花怎肯媚人妍，明月何須對我圓。

一身之事無主權，願將幸福長棄捐。

嗚呼六歌兮歌當哭，天地無情日月惡。

歌至此，琴聲划然而止。風曳餘音，自窗隙中送出，旋繞於夢霞之耳鼓。曲終人不見，窗外夕陽紅。夢霞聞此歌聲，雖未見其人，而已知其意。回憶六歌，字字深嵌腦際，細味其語，不禁憤從中來。自怨自艾，恨不即死以謝此歌者，表明我之心跡，償還彼之幸福。要知落花空有意，流水本無情，肅郎原是路人，天下豈無佳婿？既為馬牛之風，怎作鳳鸞之侶？謝絕鳩媒，乞還鴛帖，豈不美哉？夢霞一人獨自深思，竟忘却身在窗外，非應至之地，亦非應聞之語。